



荀子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
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
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
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
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
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
安息靖共爾伏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

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
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
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
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
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
葦苕風至苕折矰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
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
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
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
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
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
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
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
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
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
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
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

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
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鍤刻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
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
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蚺蝮之穴無所
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
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
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
飛梧鼯鼠五技而窮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
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
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
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
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
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
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
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
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
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
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
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直

蠕人元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聞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此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堯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誦詩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問楛苦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

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顛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蓄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

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諍者
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喻
喻些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
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
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
提慢舒緩也食飲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
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
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
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

之謂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
不善先人者謂之誥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
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
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
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弃義謂之至賤多聞曰博少
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促易忘曰漏少
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
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
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
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驚

散則刳之以師友怠慢僇弃則炤之以災禍愚款端
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
徑曰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
術也志意脩則驕實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
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
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
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
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
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
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
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
許術順墨而精雜汗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
勞苦之事則倫儒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允而不曲辟
違而不慤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
弃行而供冀非清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
先俯非恐懼也然夫亡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
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則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
及也將有以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
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

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
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倚魁之行
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駘也直
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
胡爲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
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
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
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
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
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
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
無法則佺佺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
而又深其類然後温温然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
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
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
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
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
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
以自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此之謂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加好學遜

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偷儒憚事無廉
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順險
賊而不第焉則可謂不祥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
老而壯者歸焉不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施乎
無報而賢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
遂乎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
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
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
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所介勢也安
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
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
欲也

荀子第一卷終

荀子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
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
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
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卯有毛是說之難持
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
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
難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

也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
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
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
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
恭敬樽樽紕黜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
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
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
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而不侵廉
而不剡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
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谷夫是之謂至文詩曰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
之善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已
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
從若蒲葦非懼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
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
也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
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慤而法見由則恭而
止見閉則敬而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通則文
而明窮則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

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允而倨見閉則怨而險喜則輕而翺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窮則弃而僂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故君子者治禮義者非治非禮義者也然而國亂將不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汙而脩之者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而不爲亂爲脩而不爲汙矣君子潔其辯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撼撼當爲惑者哉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

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天地
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
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
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
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
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
其初則化矣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
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
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
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
端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揔天下之要治
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
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
則操術然也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
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
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
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
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
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

獨甚若是則可謂慤士矣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人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姦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

榮辱篇第四

僑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倂當為屏却也五六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伎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

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豨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怠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

狗豨之不若也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鑿欲反牛矢也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有狗豨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

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
彊恇恇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爲事利爭
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恇恇然唯利之見
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
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
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儵鮒按字書無鮒字者
當作鮒布未反浮陽之魚也肱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
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
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已反之人豈不亦迂哉榮辱之
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
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
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
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
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烝民有
所以取之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
所以取天下也政法令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
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
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
所以取田邑也脩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
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

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秩祿也孝悌原慤輟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惕悍僑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濬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慢是其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

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
慢突盜常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其
常而小人道其怪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
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
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
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
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
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可
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
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
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桀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
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
為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
故成乎脩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
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
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
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
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吶吶吶吶而唯唯鄉鄉鄉鄉餓飲餓飲
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
生而未嘗嘗貲芻黍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賄則以

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黍稻粱而至者則
矚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
其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
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
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相懸也幾直夫芻
豢之懸糟糠耳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
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
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鈇之重之則夫
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憫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
不行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存則天

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
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
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貴然
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入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
多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
布有困窮匹貌反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
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
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歛歛蓄
藏以繼之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美矣哉今夫偷
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

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
中瘠者也况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
乎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
後而保萬世也其不古流長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
與遠遠矣非熟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綆
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
可載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
也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則利以為名則榮
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夫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
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安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
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
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
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
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
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
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
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
受小共六夫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荀子第二卷終

荀子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
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
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
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
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
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
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

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
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
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
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
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
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
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長短小大美惡形
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
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菹甗陶之狀色如削瓜閔
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籬伊尹之狀面

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
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古者桀紂
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
死國亡爲天下大傑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
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
曲之僂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
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
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
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
則束乎有言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

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二必窮也鄉則不若背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瀼瀼見晁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剛也曰以其有辨也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

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無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藪音韜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爲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直吏反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

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
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
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
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
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愜而無
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况於千世之傳也妄
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而况於千世之上乎聖
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
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
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
不惑以此度之玉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又故
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又故
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
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
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
之姦言雖辨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
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
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
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
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

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備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備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備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絀府然若渠堰彙括之於已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故君子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度已以繩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旣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談說之術齊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論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

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異辯小
辯不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小辯而察見端
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辯
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
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
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辯而致
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
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
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足以爲奇偉
偃却之屬夫是之請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齟字鬼瑣彼
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
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
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
性綦谿利跂若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
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
是陳仲史鮪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
大儉約而僂差等魯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

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鈞也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辯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畧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突歿弔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

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
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
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
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
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
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
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
子也多少無法而涵流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
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
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
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
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
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
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
而墜是天下之所弃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
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
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
後爲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
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
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

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
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詭怪狡猾之人
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
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此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也樂
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
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
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
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
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
能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
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離蹤而跂
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
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
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
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
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
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
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肆然恢恢
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

衣逢其容慤儉然悛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
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鬼其冠絕其
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睨睨然瞿
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
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億
億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譏詢是學者之
鬼也第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
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嗾然而終日不言是子
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
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不然佚而
不墮勞而不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
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
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
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并
國三十五行事若是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
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因於乎夫
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他坎然見

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
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爲
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
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
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
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
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
數也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
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
服人心也鄉方畧審勞佚畜積脩鬪而能顛倒其敵
者也詐心以勝矣彼而讓節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
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
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
殆之而羞與之鬪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國安
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
誅矣故道豈不行矣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
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
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
而爲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

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爲夸信而不處謙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候順德末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

求善處大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能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也而必無後患之術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旣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以爲畜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

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鏡音也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如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故君子時屈則屈時伸則伸

荀子第三卷終

荀子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比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

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
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友籍焉明不滅主之
義也周公有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
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
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
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
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之能爲天是
之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
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
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
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
錐之地而明於爲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
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一人上則王公
之材也在一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
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
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
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價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
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
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儒之爲
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

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
正乎宮忠信愛利形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
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
之如謹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
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
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
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
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
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
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
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
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
之所察之謂也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君
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
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
情以相薦擗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
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
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
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

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光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者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理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不狂惑躑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

此屑然藏千鎰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杆杆于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與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巴斯亡此之謂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碎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俞衆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以容俗爲善以貨財

爲寶以養生爲已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
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
所聞以矯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論也其行多
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上則能大
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
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
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
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
謂聖人矣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猷猷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

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脩脩兮其用純
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
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
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
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
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
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
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
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
以爲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

取是以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以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宸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二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靳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

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

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汗非大儒英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

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僂然若終身之虜而不能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天下制度隆禮義殺詩書其行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行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恁作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令

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

爲敗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
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
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
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
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
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
而可爲乎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弁一而不貳所以
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弁一而不貳則通於神
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日暮積
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

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
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
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
積販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
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
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擇注措
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
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
好小人則曰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

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人
論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爲公也行不免於
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爲脩也其愚陋溝瞽而冀人之
以已爲知也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
然後能脩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
矣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
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
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
也人倫盡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
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言道
德之求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
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外是矣是君子之所騁
志意於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
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
主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荀子第四卷終

